

《奎章总目》发覆

袁 成

内容摘要: 朝鲜书目之中,《奎章总目》备受学界关注,然其成书、版本等问题却有待进一步厘清。正祖时期,以徐命膺为首的徐氏家族奉命编撰《奎章总目》。起初《奎章总目》包括两部分:皆有窝所藏华本(《皆有窝书目》)以及西库所藏东本(《西库书目》),但由于体例的原因,最终《西库书目》未能纳入,故今所见《奎章总目》完全等同于《皆有窝书目》。纯祖时期,经前朝参编者徐滢修的提请,《奎章总目》得到校正与增订。现今通行的奎章阁本乃纯祖朝增订本,而无人问津的伯克利本乃正祖朝修撰本。《奎章总目》作为官修书目,虽有增修校订的过程,但仍存在不少失察之处,宜作补正。

关键词: 《奎章总目》 朝鲜书目 奎章阁本 伯克利本

朝鲜正祖李祘在王世孙时期就有“贞蹟堂”储其藏书,徐命膺《贞蹟堂记》云:“今我邸下以英睿之姿,求精一之道,胄筵讲说,动惊人听,乃曰:学不博,无以致其约也。凡经史子集,百家之书,兼收并蓄,芸缃缥帙,悬以牙签,即燕居之傍而堂焉,取夫子系《易》者,颜曰‘贞蹟’。”^①李祘即位以后,奎章阁相关制度逐渐完备,以皆有窝(阅古观)庋藏华本,以西库(西序)庋藏东本,南公辙诗云:“东西分两厢,甲乙罗四库。牙签标书穴,绋褰见墨庄。”^②

作为朝鲜时期的官修书目,《奎章总目》不仅是为数不多的解题式书目,

①徐命膺:《保晚斋集》卷八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33辑,民族文化推进会,1999年,第212页。

②南公辙:《金陵集》卷二《与徐庆世承召曝晒阅古观书籍,上自内苑亲临,仍蒙赐书数百卷,恭志感激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72辑,民族文化推进会,2001年,第34页。

而且编纂原则上还是按照四部分类,因此长期以来颇受学界重视^①。但是,关于《奎章总目》本身仍有不少文献学层面的基本问题尚待厘清。比如《奎章总目》具体的成书经过是怎样的,实际责任者又是谁?《奎章总目》既曰“总目”,应当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与西库所藏东本,为何通行的奎章阁本完全等同于《皆有窝书目》?带着这些问题,笔者拟从文献版本的角度对《奎章总目》进行详考。

一、《奎章总目》的成书过程

张伯伟认为《奎章总目》经历过两次修撰:徐命膺为第一次修撰(正祖三年之前),徐浩修为第二次修撰(正祖五年六月前),而今本为徐浩修本,《正祖实录》相关记载有误^②。《正祖实录》的记载确实存在问题,但张伯伟的说法亦值得商榷。

《正祖实录》有两条关于《奎章总目》修撰的记录,正祖五年(1781)二月十三日载:“华本藏皆有窝,东本藏西库,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《奎章总目》。”^③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又载:“《奎章总目》成……至是,命阁臣徐浩修撰著书目,凡经之类九,史之类八,子之类十五,集之类二,《阅古观书目》六卷,

①就笔者所见,关于《奎章总目》的主要论著有末松保和:《奎章閣と奎章總目》,《小田先生颂寿纪念朝鲜论集》,日本大阪屋号书店,1934年,第399-418页。慎镛厦:《奎章總目解題》,《奎章閣》第4辑,1981年,第93-98页。宋日基:《奎章總目考》,中央大学书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,1982年。宋日基:《〈奎章總目〉과〈閱古觀書目〉》,《清浪郑駉谟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》,中央大学文献情报学科同门会,1990年,第409-460页。郑万祚:《朝鮮正祖代〈奎章總目〉之編纂與其特徵》,《慕山学报》第8辑,1996年,第675-702页。朱光立:《〈奎章總目〉初探》,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2007年第4期,第89-94页。郑豪薰:《〈奎章總目〉과 18세기 후반 조선의 外來知識集成》,《韩国文化》第57辑,2012年,第91-125页。李尚镛:《〈奎章總目〉의 목록기술방식에 대한 연구》,《韩国文献情报学会志》第47辑,2013年,第377-388页。李尚镛:《〈奎章總目〉저록해제를 통한 도서의 질적 수준에 관한 연구》,《书志学研究》第58辑,2014年,第247-285页。金镐:《18世纪后期朝鲜朝廷的中国图书收集及其学术风尚——以〈奎章总目〉为讨论的范围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6年第1期,第118-127页。金镐:《〈奎章總目〉의 “臣謹按”研究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第70辑,2018年,第73-97页。周治甫:《朝鮮朝〈奎章總目〉研究》,延边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,2022年。

②张伯伟:《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(上)》,《文献》2004年第4期,第66页。

③实录厅编: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二月十三日,太白山史库本。

《西序书目》二卷,总名之曰《奎章总目》。”^①需要留意一下,受到正祖委任的是徐命膺(1716-1787),而撰成《奎章总目》的却是其长子徐浩修(1736-1799),而彼时徐命膺尚未殁没。

不妨再来看一下《内阁日历》的相关记载,正祖三年(1779)十一月二十三日载徐命膺以《皆有窝书目》厘正事入来。至于正祖五年(1781)五月,却是徐浩修前后四次以《皆有窝书目》修正事入来。盖张伯伟据此将徐命膺第一次修撰系于正祖三年之前,而将徐浩修第二次修撰系于正祖五年六月之前。

那么,正祖朝果真分别命徐命膺、徐浩修父子两次修撰《奎章总目》吗?今本《奎章总目》凡例未见于徐命膺《保晚斋集》,而是收于其次子徐滢修(1749-1824)《明皋全集》。此外,纯祖朝增订《奎章总目》亦是由徐滢修提请,他明确表示自己于先朝承命编修《奎章总目》。由此可见,《奎章总目》由徐氏家族通力经年累月纂成,参编的不仅有徐命膺、徐浩修,还有徐滢修,甚至可能有家族其他成员,具体由谁向正祖反馈工作进度其实并不重要,将正祖朝修撰《奎章总目》视作一次,或更为妥当。

可惜的是,纯祖朝增订《奎章总目》并没有徐氏家族参与。尽管增订之事由徐滢修提请,但纯祖委任的却是朴宗薰(1773-1841)。

滢修曰:“书目事有言端,故敢仰达矣。臣于先朝承命编《奎章总目》,凡内府书籍,并载撰人名氏、纂辑本末,或附以前辈议论,成一部书……《奎章总目》编入后,亦必多新购书籍,使待教详加订定,陆续编入,似好矣。”……上下《奎章总目》,因教宗薰曰:“此书中未及收载者,考定增修以入,可也。”^②

徐滢修此番提请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:《奎章总目》在正祖朝成书后就被搁置一旁,直到纯祖朝时徐滢修才再次提及,期间不存在增修之举。《群书标记》说《奎章总目》“继此而购得者,将随得随录也”^③,但其实并未真正践行。

朴宗薰对于《奎章总目》的熟悉程度自然比不上徐滢修,当纯祖询问某书是否被书目著录时,朴宗薰摸不着头脑,徐滢修却一言即中。

上曰:“《清一统志》与《名山胜概》等书何如?”……上曰:“阅古观有之乎?”宗薰曰:“未能详知矣。”……上命宗薰考见书目,宗薰考

①实录厅编: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六月二十九日,太白山史库本。

②承政院编: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,奎章阁藏写本。

③李祹:《弘斋全书》卷一八三《群书标记》五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67辑,民族文化推进会,2001年,第558页。

见讫,奏曰:“无之矣。”滢修曰:“《总目》中似有之矣。”宗薰曰:“果然矣。”^①

除朴宗薰之外,纯祖还曾数次向洪奭周(1774-1842)询问工作进度。洪奭周在主持增订工作的时候,向纯祖提过两种方案:第一种是将新增的书目直接续添在原书,第二种是将新增的书目别作一册。纯祖综合两种方案,先要求呈进新增书目,之后再将“原本”与“续本”重新汇整为一部。

上曰:“《奎章总目》何间可讫工耶?”奭周曰:“秘府可考书籍已尽请出,编摩亦几讫工,而原书以时世先后为次序,今若以新增之目添入于旧本之下,则三代汉唐之书反居于清人文集之下,凡例未免淆乱,不可不一从次第,从头厘正。不然,则以新增之目另为一册亦可。当一番稟裁而为之矣。”上曰:“从头厘正与另为一册,何者为胜耶?”奭周曰:“从头厘正,虽难猝乍讫工,必如是,然后始成册子体段矣。”上曰:“若另为一册,则几日可毕?”奭周曰:“缮写之役,不过数日当完,而原书亦有不可不厘正者矣。”上曰:“然则从当合为一册,而今番则姑先另写一卷以入。阁臣出去,即速缮成也。”^②

洪奭周认为原本(即正祖朝修撰本)有不少讹误,也需对原本进行厘正校订。而新增书目之中,《仿宋五经》奉藏于宙合楼,《历代臣鉴》《传家宝》《诗学大成》已经呈进大内,故以上数种只得搁置,未能编入。按照纯祖的意愿,《奎章总目》增订工作结束后,汇整本呈进,原本与续本则留置于奎章阁。

宗薰曰:“《奎章总目》新续者向以草本书入矣。原本中往往有更加厘正者,日前才已校讫,与新本通融编次,另写一件,今方垂毕。而第其中《仿宋五经》则奉藏于宙合楼,故不敢请出。《历代臣鉴》《传家宝》《诗学大成》则内入,故不得编入矣。校役今既告讫,数种见漏者,姑置之似好,当以已编者妆册以入乎?”上可之,仍教曰:“原本与新编俱为誊书乎?”宗薰曰:“然矣。新编诸目从世代增入,则原册当改者过半,故另以新旧合编者誊出一通矣。”上曰:“今日可以入之耶?”宗薰曰:“书役已毕,而方为准役,明日始当入之矣。既以新本内入,则原本姑为留藏本阁乎?”上曰:“顷日所入之草本,亦当还下,与原本并置本阁,可也。”^③

综上,《奎章总目》成书于正祖五年(1781),由徐命膺、徐浩修、徐滢修等人负责,增订于纯祖五年(1805),由朴宗薰、洪奭周等人负责。

①承政院编: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,奎章阁藏写本。

②承政院编: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五月十七日,奎章阁藏写本。

③承政院编: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六月八日,奎章阁藏写本。

二、《奎章总目》的“名”与“实”

今本《奎章总目》名不副实,徒有“总目”之名,却无“总目”之实。从逻辑上讲,作为奎章阁的“总目”,理应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以及西库所藏东本,但今本仅仅涵盖华本部分,实在令人费解。
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,所谓“华本”和“东本”的概念,惟一的划分标准是刊写地(出版地),跟原著的作者、内容都无关。具体来说,华本即中国本,亦称唐本,从中国进口而来;东本即朝鲜本,亦称乡本、常本,在朝鲜本土刊写而成。朝鲜纯祖对于东本和华本的概念也产生过误解,他一度以为《宋史筌》藏于阅古观,命人搜寻却未果,最后还是朴宗薰提醒说,阅古观专门藏中土版本,而《宋史筌》藏于西库。

上曰:“阅古观铁笼窗下似曾有《宋史筌》,向日使之内入,则搜之不得云。阁臣其知之乎?”宗薰曰:“其时臣不在直,未得详知。而阅古观只是唐板册而已,《宋史筌》一件在于西库矣。”^①虽然《宋史》记载的是中国的历史,但正祖君臣在《宋史》基础上编写的《宋史筌》应属于东本(朝鲜本)的范畴。

笔者推测:按照正祖最初的构想,《奎章总目》的确包括华本与东本两个部分,但随着编纂的推进,此种构想不得不被舍弃,最后只保留华本部分,即《皆有窝书目》。

表 1 不同材料中《奎章总目》所指

出处	记载	指称
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二月十三日	华本藏皆有窝,东本藏西库,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《奎章总目》。	《皆有窝书目》 《西库书目》
《正祖实录》正祖五年六月二十九日	《阅古观书目》六卷,《西序书目》二卷,总名之曰《奎章总目》。	《阅古观书目》 《西序书目》
《奎章总目》凡例	此书所录,既皆本阁藏弄之书,则名之以《奎章总目》,盖推集贤、崇文之旧例,而华本之峙皆有,东本之峙西序,亦各因其实而著其目也。	《皆有窝书目》 《西序书目》
《群书标记》命撰一	秘府藏书之所,华本在阅古观,东本在西库。是书所录者,阅古观之华本也。	《阅古观书目》

据表 1,除《群书标记》之外,大多数材料都记载《奎章总目》囊括华本与东本两个部分。《群书标记》由徐滢修初草,徐浩修续编,徐荣辅、沈象奎补完。

①承政院编:《承政院日记》纯祖五年四月二十七日,奎章阁藏写本。

日本东京都立图书馆所藏写本《群书标记》可以确定是徐浩修续编本,其著录“《奎章总目》六卷”曰:“奎章阁藏书,一曰阅古观,四部皆华本也,一曰西库,四部皆东本也。命阁臣标其卷帙多少、义例得失,裒成目录,命名曰《奎章总目》。阅古观四部为四卷,西库四部为□卷。”下划线部分文字被涂抹,西库部分的卷数不可辨识,但据“六卷”之总数,可推为“二卷”。从续编本的“阅古观四部为四卷,西库四部为二卷”到补完本的“是书所录者,阅古观之华本也”,《群书标记》清楚地呈现出《奎章总目》的内容变化^①。

今存正祖朝所修《西库(西序)书目》凡三种:《西库藏书录》《西序书目签录》《西序书目草本》,皆为登记式书目。其中《签录》按照四部分类,而卷末尚有《西库别录》,整体视作二卷亦未为不可,《奎章总目》原本拟定收录的二卷本《西库书目》或即此种。

那么,《奎章总目》为何在编纂过程中要将东本部分剔除,只留下华本部分呢?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体例上不统一。《奎章总目》预设的体例为解题式书目,《皆有窝书目》符合预设故予以保留,《西库书目》不符合预设故予以剔除。如果将解题式书目与登记式书目合并为一种,无疑会显得不伦不类。

不妨再进一步深究,既然《奎章总目》已有解题式的预设,为何东本部分仍撰成登记式书目?一方面,西库所藏东本的流通量远大于皆有窝所藏华本。东本的刊写与入藏在朝鲜半岛不过是寻常之事,但华本只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,其途径也无非是中国赐书和燕行购书。再者,如果要调阅皆有窝中的书籍,需有“牙牌”才能请出,至于西库中的书籍,则没有类似的规定。因此,皆有窝中华本的数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,适合采用解题式书目;西库中东本的数量变化较大,还是登记式书目起到的清点作用更为实用有效。另一方面,《镂板考》与《群书标记》皆成于正祖朝。《镂板考》以朝鲜册板为收录范围,《群书标记》以正祖御纂为收录范围,两种都属于东本的解题式书目,与西库所藏东本有较大幅度的重合,如再作解题式的《西库书目》则有繁冗之嫌。

三、“奎章阁本”与“伯克利本”

现今通行的《奎章总目》为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所藏写本(索书号:奎 4461,以下简称“奎章阁本”),四卷三册,四卷分别对应四部:“皆有窝甲库·经”、“皆有窝乙库·史”、“皆有窝丙库·经”、“皆有窝丁库·集”。韩国方面早在 1931 年已将此种影印(收入《奎章阁》第 4 辑),而中国方面中

^①关于《群书标记》的成书与版本研究,详参袁成:《〈群書標記〉의 成立과 版本에 대한 再考》,《洙上古典研究》第 80 辑,2023 年,第 413-438 页。

华书局在 2004 年出版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》时将此种收录。

将奎章阁本用作研究资料之前,厘清其性质是第一要务。张伯伟认为此种是正祖朝的“徐浩修本”^①,其实不然。《群书标记》详载所谓“徐浩修本”《奎章总目》收书的数量:“遂命阁臣徐浩修著之为目……凡经之类六十,史之类一百二十,子之类一百四十八,集之类二百七十九。”据此,徐浩修本收书 607 种。但是,现今的奎章阁本收书 697 种,远大于前者的数量。奎章阁本著录清朝嘉庆皇帝御制《味馀书室全集》,其刊刻时间为嘉庆五年(1800),其时徐浩修已经离世,显然奎章阁本与徐浩修本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除奎章阁本外,尚有别本《奎章总目》存世。今之学者皆瞩目于奎章阁本,未曾讨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本(索书号:ASAMI 25.1,以下简称“伯克利本”)。此种隶属于浅见文库,即浅见伦太郎(1869-1943)旧藏。浅见氏在日据时代曾担任朝鲜总督府判事,期间致力于搜集朝鲜典籍。浅见氏歿后,家人将这批文献卖给三井家族,再后来随三井文库一同为伯克利所收购。

伯克利本《奎章总目》同样是写本,四卷三册,凡例页钤有“吉礼第四”阳文椭圆印,卷一页钤有“东莱”阴文方印、“郑基一印”阴文方印、“大始”阳文方印。郑基一(1787-1842)字大始,出于东莱(今釜山广域市)郑氏,纯祖十三年(1813)癸酉增广试方中生员,因此郑基一不太可能参与《奎章总目》的修撰或增订,大概率只是递藏者之一。

诸多证据显示,奎章阁本和伯克利本不是“正本·副本”的关系,而是两种不同的版本。伯克利本贴有少量签条,而签条上的评论意见,几乎都在奎章阁本得到修正,可见伯克利本当早于奎章阁本。比如伯克利本《奎章总目》卷四集部总集类收录《唐诗所》,但题下实为《诗所》解题,签条曰:“此段误以《古诗所》为《唐诗所》,当改正。”至于奎章阁本则将《诗所》与《唐诗所》两书分别著录。

表 2 各版本《奎章总目》收书数量

	《群书标记》所载	伯克利本	奎章阁本
经	60	64	78
史	120	119	134
子	148	150	182
集	279	277	303
合计	607	610	697

①张伯伟:《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(上)》,《文献》2004 年第 4 期,第 66 页。

从伯克利本到奎章阁本,两者收书的具体差异如下:

(一)新增 89 种

总经类新增《周易·书传》^①;易类新增《易象意言》;书类新增《书传大全》《融堂书解》;诗类新增《诗经大全》;春秋类新增《左传释义评苑》《春秋公羊传》;礼类新增《礼记大全》《礼记》;四书类新增《四书大全》《四书》《四书人物备考》《四书异同条辨》;小学类新增《说文解字》。以上经部新增凡 14 种。

正史类新增《汉书》《明史稿》《通鉴纲目前编》《和汉历代备考》;别史类新增《战国策谭概》《三朝要典》《颂天胪笔》《东江问答》《战国策去毒》《剿捕临清逆匪纪略》;掌故类新增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序》《刑部重囚招册》;地理类新增《重修姑苏志》《輿地图》;总目类新增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。以上史部新增凡 15 种。

儒家类新增《明本释》《性理大全会通》《日知荟说》《太学典祀汇考》《续近思录》《广近思录》《家规类编》;历象类新增《五经筹术》^②;医家类新增《金匱要略广注》《小儿药证》;道家类新增《周易参同契解》;杂家类新增《玉匣记》《广玉匣记》;说家类新增《太平广记》《岁寒堂诗话》《浩然斋雅谈》《云谷杂记》《猗觉寮杂记》《学林》《考古质疑》《朝野类要》《敬斋古今藪》《研北杂志》《丹铅馀录》《小窗自纪》《古今诗话》;艺玩类新增《考古图》《绛帖平》《宝真斋法书赞》《墨法集要》《淳化阁帖释文》;类书类新增《白孔六帖》《翰苑新书前集》《广博物志》。以上子部新增凡 34 种。

总集类新增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《古文鸿藻》《五先生文集》《文娱》《古诗纪》《诗所》《唐十家集》《广雅》《古乐苑》《石仓历代诗选》《古文渊鉴》;别集类新增《元宪集》《景文集》《彭城集》《忠肃集》《止堂集》《渊颖吴先生集》《王文恪公集》《王氏家藏集》《北海集》《凤岩山房文草》《苍耳斋近稿》《冯少墟集》《康熙御制集》《乾隆御制集》《味馀书室全集定本》。以上集部新增凡 26 种。

(二)删削 3 种

史部别史类删削《战国策》。子部杂家类删削《天学解惑》。集部别集类删削《潜安遗稿》。

①《奎章总目》著录作一个条目“《周易》一本、《书传》一本”。若两书独立,则不应在总经之列。

②为避正祖李祘名讳,《奎章总目》中所载《五经算术》改作《五经筹术》(详参袁成:《〈字类注释〉新探》,《汉字研究》2022 年第 1 期,第 135-154 页)。

(三) 著录分合修订 1 处

史部正史类中的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在伯克利本合为一题,而奎章阁本将两书分别著录。

(四) 部类归属修订 4 处
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从编年类移至别史类。《贞观政要》从掌故类移至别史类。《彤管遗编》从子部说家类移至集部总集类。《草堂诗余》从别集类移至总集类。

正如前文所言,《奎章总目》大体可以分为正祖朝修撰本与纯祖朝增订本。笔者认为:伯克利本很有可能是正祖朝修撰本,即纯祖时洪奭周曾予校订的“原本”;奎章阁本应该是纯祖朝增订本,即纯祖时重新誊写一通的“汇整本”。

四、《奎章总目》补正

从伯克利本到奎章阁本,《奎章总目》部分失误得以修正。比如几处部类归属的问题:纪事本末体是别史的一类体裁,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确实应该归入别史类;《草堂诗余》原被误认作杜甫诗集,但其实是南宋何士信编辑的词选,确实应该归入总集类;《彤管遗编》是明代酆琥编辑的女性诗文选集,确实应该归入总集类。但是,《奎章总目》仍存在不少值得讨论的问题,兹以经过增订的奎章阁本作为底本,略作补正。

1. 《四书辑释章图大成》二十三本(卷一经部四书类)

此种并非华本,题下有“日本板”小字注,解题亦云:“《浙江遗书总录》载此书,而缺《泰伯》《子罕》《乡党》三篇……浙江乃古书遗家之所萃,而只此元刊一本,已失《鲁论》三篇,则流传海外之殊域,得见倪氏之完书,岂非幸欤?”此种当为和刻本无疑。正祖建阅古观以藏华本,建西库以藏东本,却没有考虑到少量的和刻本。

2. 《会海字汇》十四本(卷一经部小学类)

解题云:“明梅鼎祚因梅膺祚之《字汇》而著音释。”梅鼎祚为从弟梅膺祚撰《字汇序》后并无校订增修之举,其于序中亦言明自己对于“字学”涉猎甚少:“鼎祚不类,黠所涉,无以赞。”^①绝大多数版本的《字汇》每集皆题“宣城梅膺祚诞生音释”,《奎章总目》言梅鼎祚“著音释”则谬矣。《字汇》自问世便颇有市场,版本繁多,“会海”二字只不过是众多名目中的一种,贵文堂、敦化堂等刊本皆以《会海字汇》为名。此外,义盛堂、裕德堂等名以《文成字汇》,怀德堂等名以《汝南字汇》,文盛堂等名以《霞光字汇》,大雅堂等名以

^①梅膺祚:《字汇》,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。

《玉鼎字汇》，文英堂等名以《玉堂字汇》，诸如此类。

3.《和汉历代备考》四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此种同样是日人所编，但无“日本板”之注记。今藏书阁存《和汉历代备考》写本四册(索书号：K2-125)，卷题“新编和汉历代帝王备考”，乃据日本贞享四年(1687)华阳书肆刊本抄录而成，此种有可能是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但不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的是日本刊本还是朝鲜抄本，都与“皆有窝藏华本”的原则相违背。

4.《史荟》五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解题云：“明王世植编。”“王世植”当作“王家植”。王家植字仲木，万历三十二年(1604)进士。今奎章阁存《史荟》五册(索书号：奎中 4007)，书中钤有正祖藏书印“朝鲜国”“弘斋”“万机之暇”等，当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

5.《天运绍统》二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解题云：“明周王橚编，橚号臞仙。”《奎章总目》误将朱权与朱橚混为一谈。朱橚为朱元璋第五子，封周王，著有《救荒本草》。朱权为朱元璋第十七子，封宁王，别号臞仙、涵虚子，《天运绍统》即朱权所著。

6.《孤树哀谈》五本(卷二史部别史类)

解题云：“明杨循吉辑录三十一家野史之言，以时代次之，始太祖，迄武宗。”《孤树哀谈》引用书目凡 30 种，并非“三十一家”。《孤树哀谈》旧题李默撰，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主张赵可与撰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两存之。据今人郭小霞考证，《孤树哀谈》的作者当是李默无疑^①。李默字时言，一字古冲，官至吏部尚书，故称“李太宰”，著有《群玉楼集》《建宁人物传》等。《奎章总目》之所以错言编辑者与引用书目乃是版本局限：今奎章阁存十卷本《孤树哀谈》五册(索书号：奎中 3218)，无序跋，书首《孤树哀谈引用书目》列尽后未加统计，而《三朝圣谕录》在“三朝”后抬行书写“圣谕录”，占两行，无怪乎《奎章总目》错认作 31 家。《孤树哀谈》别有五卷本，卷首有《重刻孤树哀谈叙》，点明编辑者为“李古冲太宰”，《孤树哀谈引用书目》里面的《三朝圣谕录》仅在“三朝”与“圣谕录”之间空一字，末尾也统计作“以上共三十种”^②。

7.《舆地图》十三本(卷二史部地理类)

解题云：“清乾隆庚辰制。康熙时遣人诣各部……复遣明安国等厘定，分为十三幅，合为全本。”误，“明安国”当作“明安图”。明安图字静庵，清代蒙古族科学家，在天文历法、地图测绘等方面贡献甚大。

^①郭小霞：《〈孤树哀谈〉小考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4 年第 6 期，第 21-24 页。

^②李默辑：《孤树哀谈》，明万历二十年游朴刻本。

8.《性理大全》二十二本(卷三子部儒家类)

解题云:“明永乐时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编。首编周子《通书》、张子《正蒙》、邵子《皇极经世书》、朱子《易学启蒙》《家礼》、蔡元定《律吕新书》、蔡沈《洪范内篇》,复采先儒格言至论,各以类分,曰理气,曰鬼神,曰性理,曰道统,曰诸儒,曰学,曰诸子,曰历代,曰道,曰治道,曰诗文,凡十一门。”《性理大全》前半部分收录宋儒著作9种,《奎章总目》尚少言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和张载《西铭》。《性理大全》后半部分共有13门,《奎章总目》尚少言“道统”门和“君道”门。

9.《张中丞证集》一百七十二本(卷三子部儒家类)

解题云:“清仪封张伯行辑。分四部,一曰立德,二曰立功,三曰立言,四曰气节。”《奎章总目》所谓的《张中丞证集》当指张伯行所辑《正谊堂丛书》,今奎章阁所存为同治年间重刊本(索书号:奎中4462),并非《奎章总目》所著录者,故一时难以详考。然此种属于丛书汇编,宜归入卷三子部丛书类。

10.《说铃》十六本(卷三子部说家类)

解题云:“清吴震芳撰。”“吴震芳”当作“吴震方”。吴震方字青坛,康熙十八年(1679)进士,著有《晚树楼诗稿》《读书正音》《岭南杂记》等。

11.《汇苑详注》十七本(卷三子部类事类)

解题云:“明国学生晋江邹道光辑录典故而分门汇之。”“邹道光”当作“邹道元”。按黄凤翔序文,重订者邹氏,“道元”为其名,“善长”为其字^①。

12.《天中记》三十本(卷三子部类事类)

解题云:“明沔阳陈文烛辑。”误,陈文烛仅是作序者,而陈耀文才是编辑者。陈文烛字玉叔,嘉靖四十四年(1565)进士。陈耀文字晦伯,嘉靖二十九年(1550)进士。

13.《翰墨大全》十六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刘应季编。”“刘应季”当作“刘应李”。刘应李生活于宋元之交,咸淳十年(1274)进士,入元不仕,《奎章总目》谓“明”亦谬甚。此外,《翰墨大全》属于日用类书的范畴,宜归于卷三子部类事类。

14.《十六家小品》八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西湖何伟然选。”误,何伟然仅是作序者,《皇明十六家小品》由陆云龙选评。陆云龙字雨侯,号蛭庵、翠娱阁主人。

15.《皇明两朝疏抄》十二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未详选人。”《奎章总目》之所以题“未详选人”,是因为误读李幼滋序文。李氏《皇明嘉隆疏抄序》曰:“大名郡守桂君以其台中时得都谏石

^①王世贞辑,邹道元增订:《汇苑详注》,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。

葵贾公所辑稿若干卷,谋梓之,会弗果,而司理顾君成其志,以续疏辑之传,乃走使请弁言于余。”^①据此,“贾公”为编辑者,“顾君”为赞助付梓之人。但是,《奎章总目》却转述成:“大名郡守桂君得贾石葵所辑稿若干卷,谋梓之,不果,而司理顾君成其志,以续辑之。”这样理解的话,编辑者的归属自然会在“贾公”和“顾君”之间摇摆。贾三近字德修,号石葵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。除卷首贾三近自序外,王毓阳《重刻嘉隆疏抄序》曰:“今天雄重刻《嘉隆疏抄》,盖大中丞贾公昔所辑,而今再较者也。”^②《重校嘉隆疏抄目录》次行亦题“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前户科都给事中峰阳贾三近汇集”,皆可证《皇明嘉隆疏抄》编辑者为贾三近。

16.《皇明奏疏》五十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代御史少泉汪□编,孙维城、方万山等增删。”《奎章总目》著录的《皇明奏疏类钞》是万历十六年(1588)重刻本,但编者汪少泉名字未详。吕藿《皇明奏疏类钞序》但称“陪都御史大夫汪公”^③,姜宝《重刻皇明奏疏类钞序》曰:“前御史大夫少泉汪公所编辑,授梓留台前,中丞日洲吕公所尝序而传者。顷,侍御卫宇孙公、钟岳方公以所收为未备,乃与诸侍御搜往牒、稽故实,多有增入,间亦有删去之者,命工重校刻。”^④即便到今天,学者也往往直接署以“汪少泉编”。经笔者考证,汪宗伊(1510-1586)字子衡,号少泉,嘉靖十七年(1538)进士,因忤严嵩而自请罢归,隆庆年间在南京重起为官。今奎章阁存《皇明奏疏类钞》二十六册(索书号:奎中 3697),即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

17.《唐十家集》九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永嘉张逊业辑唐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、宋之问、沈佺期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陈子昂、高适十家诗赋,各为一编,唯四杰集首,各有逊业序,余则否。”此种当为嘉靖三十一年(1552)东壁图书府刊本《唐十二家诗》,每集卷端题有“永嘉张逊业有功校正,江都黄埠子笃梓行”。《奎章总目》尚少言杜审言、岑参二家。今奎章阁存《宋之问集》《杜审言集》合一册(索书号:奎中 3884)、《沈佺期集》《陈子昂集》合一册(索书号:奎中 3885)、《王勃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4060)、《卢照邻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4061)、《高常侍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4062)、《孟浩然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4251)、《杨炯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4429)、《王摩诘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4875)、

①贾三近辑:《皇明两朝疏抄》,明万历十四年刻本。

②贾三近辑:《皇明两朝疏抄》,明万历十四年刻本。

③汪宗伊辑:《皇明奏疏类钞》,明万历十六年刻本。

④汪宗伊辑:《皇明奏疏类钞》,明万历十六年刻本。

《骆宾王集》一册(索书号:奎中 5403),凡九册,皆为张逊业校正本,书中钤有正祖藏书印“极”“弘斋”等,当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由此观之,解题者未能明察《宋之问集》《杜审言集》合于一册的情况,故少言杜审言,奎章阁藏本实际仅缺岑参一家。

18.《中原文献》七本(卷四集部总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编修焦竑撰。经集六卷、史集六卷。”今奎章阁存《新镌焦太史汇选中原文献》七册(索书号:奎中 4416),书中钤有正祖藏书印“万机之暇”“弘斋”等,当为《奎章总目》著录本。解题者未察所藏非全本,尚缺子集七卷、文集四卷、通考一卷。

19.《玉恩堂集》十本(卷四集部别集类)

解题云:“明南京太仆寺卿华亭林景鹏著。”“林景鹏”当作“林景暘”。林景暘字绍熙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。

五、结语

奎章阁之建置完备于正祖朝,华本皮藏于皆有窝,东本皮藏于西库。顾名思义,《奎章总目》乃奎章阁之总目,其著录者理应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以及西库所藏东本。但由于解题书目的预设,《西库书目》最终被舍去,今所见《奎章总目》仅为《皆有窝书目》。《正祖实录》将《奎章总目》归于徐命膺名下,《群书标记》将《奎章总目》归于徐浩修名下。但综合《承政院日记》《内阁日历》《明臯全集》等诸多材料来看,《奎章总目》宜视作徐氏家族通力合作的成果。《奎章总目》在正祖五年(1781)编成以后就被搁置,并没有按照原计划对于新购华本“随得随录”,直到纯祖朝才被徐滢修重新提起,转由朴宗薰、洪奭周主持增订工作,最终完稿于纯祖五年(1805)。现今通行的奎章阁本乃纯祖朝增订本,而无人问津的伯克利本乃正祖朝修撰本。

在厘清成书、版本等问题之后,《奎章总目》在目录学上的得与失更易凸显,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其文献价值。比如《奎章总目》所著录的佚书、《奎章总目》的四部分类思想等等,都是值得今后深挖的课题。

【作者简介】袁成,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讲师。研究方向:朝鲜汉学。